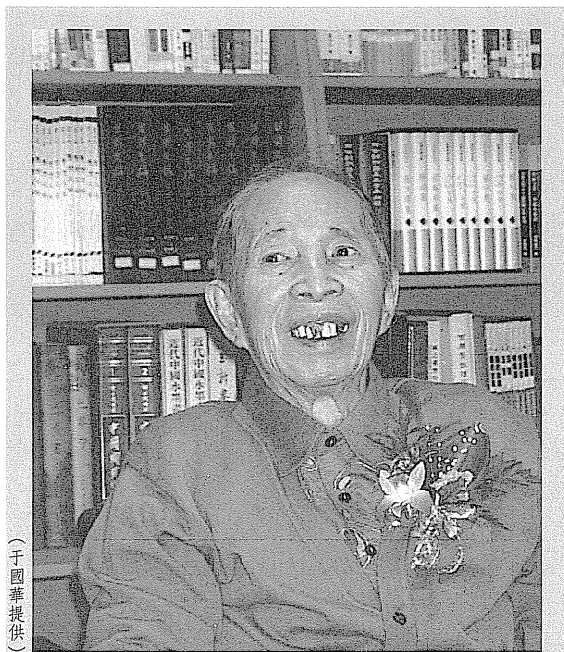


行《後浪詩刊》；其後就讀師大國文系，在大二那年，陳義芝出版了個人的第一本詩集《落日長煙》，深獲好評，奠定了他在詩壇上的地位。畢業之後，陳義芝執起教鞭，也開始參與《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編輯工作。民國七十一年，經痲弦先生引介，陳義芝轉任聯合報副刊編輯，就此加入了聯副。

在九〇年代的今日，副刊的走向又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在晚報副刊相繼遭到停刊命運之際，由痲弦、陳義芝掌舵的聯副主辦了「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術研討會」，從多重視角檢視中文報紙副刊的過去、現在及未來，會中有人認為副刊將死，值此亟思骨血改造之際，陳義芝接手聯副，可謂挑戰不小！但以陳義芝縝密的詩心及長期投注編輯工作所累積的經驗，相信聯合副刊的前途仍將是一條康莊大道。（陳宛蓉）



（于國華提供）

## 龍瑛宗： 捐贈一生的智慧和佳作

日據時代後期的台灣小說家龍瑛宗，將其畢生的文學著作及珍藏文物約一千件捐贈給籌設中的「國家文學館」，成為該館的第一筆典藏品。

與中華民國同庚的龍瑛宗，有著迂迴曲折的寫作生涯。一九三七年，龍瑛宗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得日本《改造》

雜誌第九屆懸賞小說佳作，從此踏上寫作的漫漫長路。其後，他陸續發表了〈黃昏月〉、〈午前的懸崖〉、〈不為人知的幸福〉等作品，以一個受日式教育的知識分子觀點，一字一句地傾吐出在日本統治時期台灣人民的衝突、挫敗及自棄心理，為當時的台灣小說寫出新方向。一九四〇年，龍瑛宗加盟「台灣文藝家協會」擔任《文藝台灣》編輯委員，一九四二年專任「台灣日日報」編輯，期間所發表的重要作品有〈孤獨的蠹魚〉、〈白色的山脈〉、〈女性的素描〉等。戰後初期，龍瑛宗也以《中華日報》日文版主編的身分發表了數篇評論性的文章，亦有〈青天白日旗〉、〈從汕頭來的男子〉等作品問世，文內處處可見政權轉移下的心情轉折。

然而，一九四六年之後的三十年，龍瑛宗「沉默」度過他的壯年期。本應是創作的黃金時代，卻因著語言環境的改變和政治的壓力，使他不得不在寫作年表中留下一大片空白。這時他任職於合作金庫，擔任稽核主任一職。一九七七年，龍瑛宗自合作金庫退休，開始大量創作日文小說，〈媽祖宮的姑娘們〉、〈月黑風高〉、〈夜流〉等都是當時的代表作。此外，龍瑛宗亦開始嘗試以中文創作，〈杜甫在長安〉即是他第一篇以中文創作的小說。閱遍龍瑛宗的小說創作，惆悵與苦悶隨處流洩，台灣人的歷史悲情、角色認同都轉化

為一個個鮮活的故事，讀來令人莞爾，卻也不免悲戚。

蟄伏了二十年，龍瑛宗的作品《紅塵》終於去年重現天日，這部由鍾肇政翻譯，遠景出版的長篇小說曾於一九七八年連載於《民衆日報》。然而，當時本土文學未獲重視，龍瑛宗的嘔心瀝血之作也如曇花一現，隨即「沉默」。直到近來，塵封已久的《紅塵》才又再與世人見面，這也宣告了台灣前輩作家在台灣文學史重新定位的時代已經來臨。

八十七年的歲月長河，沖去了肉體的健朗、思路的敏捷，卻洗煉出一身的智慧和無數的佳作。龍瑛宗如今雖已不良於行，且失去說話的能力，神智也時而清楚時而模糊，但在捐贈畢生珍藏品給國立文資中心的會場上，龍瑛宗仍是用他「知性、纖細」的心眼來感應外在的世界，即便失語，他露齒的笑容似訴著對「國家文學館」的期許，呈現了知識分子對家國的熱情與責任感。我們衷心期待這第一筆的文學珍寶能開啓台灣文學典藏與研究的新時代。（陳宛蓉）